用易詳解　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詳解卷十三

宋 李杞 撰

繫辭上傳

此夫子所作易大傳是也按繫辭之為義亦不一矣凡文王周公所作卦爻之辭孔子彖象文言之辭與夫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之辭皆繫辭也夫繫辭云者有其義而繫之以辭之謂也文王重易為六十四卦其始不過有其畫而已其後繫之以卦辭爻辭是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為古易而孔子所作彖象文言大傳之屬則自別為
篇目漢費直始取而分屬諸卦之後今乾卦是也至
王弼作注又分爻象之辭各附本文今坤以下諸卦
是也惟大傳之說無所係屬故獨以繫辭名之然則
所謂繫辭者果止此兩篇而已乎近世晁氏說之始
考而正之分彖象文言大傳之辭以類相從皆謂之
繫辭而以卦爻之辭為古周易然後學者始識古經
之正然王弼之易相傳既久未易遽革今從之若論

古文則當以晁氏為正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易何從生耶曰生於天下之實理者也世之論易者曰有形生於無形故太極未分此理已具嗚呼是則然矣天下之理茍曰無形而已則亦何所附麗而見其所以然哉故論易之妙則出乎無形之先而論易

之書則得於有形之後蓋至虛者未有不託乎至實者以為之地也故天地未奠則乾坤安從生自天地一判而乾坤始定矣卑高未陳則貴賤安從辨卑高一陳而貴賤始位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而剛柔於是乎斷是動靜者剛柔之所因以託焉者也方以類而聚物以羣而分善惡相形而吉凶於是乎生是方與物者吉凶之所因以寓焉者也在天有日月星辰之象在地有山川動植之形相盪相摩而變化於是

乎見是形象者變化之所由以顯焉者也夫乾坤也貴賤也剛柔也吉凶也變化也太極未分之前易固有是理也然始天地未形法象未著則是理也不幾於隱晦而不明乎故自有天地而動靜卑高萬物形象之理靡不畢具而易之為書於是與理俱顯矣蓋無形者易之所謂虛用者也有形者易之所謂實體者也易之用雖妙於無形而易之體實託於有形然而求易而不求之於天地烏知其所出之原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專言變化之妙也自有天地而易理已具剛柔以此而相摩軋八卦以此而相推盪而變化於是為無窮矣雷霆以鼓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而寒暑相推是變化之成象者也乾交於坤而為震為坎為艮故成男坤交於乾而為巽為離為兌故成女是變化之成形者也相盪相摩其為變化亦妙矣而不出乎

成形成象之間玆非易之所謂實理者乎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大始者物之資始者也成物者物之成形者也物之始妙於無形惟乾為能知之物之成見於有形惟坤為能作之知之者所以開其端而作之者所以成其

終是乾坤之妙用也雖然乾之知也夫豈有心於知
而坤之作也亦豈强作之哉亦不過以易知以簡能
而已何謂易何謂簡主一之謂易不離於一之謂簡
易簡者理之自然而無所容私之謂也在卦謂之元
在繫辭謂之易簡其實一也故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乾之所以資始也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之所以資
生也而極其大哉至哉之功不出乎一元之妙而已
庸非所謂易與簡乎雖然易簡者至一之理也而充

其極則可以至於無窮葢一者其體也而無窮者其用也故自乾之所謂易者而充之惟其易故人易知而有親愛之心有親愛之心則可以至於悠久而君子得之而日新之盛德著矣惟其簡故人易從而有明見之功有明見之功則可以極於廣大而君子得之而富有之大業成矣夫德與業君子應世之用也而必於易簡焉取之葢易簡者天下之至理也君子得天下之至理而成位乎天地之兩間故進德修業

足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豈非有無窮之用耶舜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文王彼岨矣岐有夷之行畫是道矣

右此一章以天地之實體而明作易之原以易簡之至理而明用易之妙學者當深味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有四學象數辭義是也聖人設卦觀象此象也繫辭焉而明吉凶此辭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此義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此數也夫聖人之作易也其所以設爲卦爻者豈徒畫之而已哉將以觀其象也其繫以辭者豈徒取其文辭而已哉將以明吉凶也其

所以剛柔相推者豈徒取其錯綜而已哉將以生變化也故象以卦而明吉凶以辭而著變化以剛柔而顯是聖人作易之意也雖然聖人之所謂象者何也乾為龍坤為馬乾為馬坤為牛山澤之象水火之象雷風之象以至棟橈之象飛鳥之象皆象也而聖人之所觀者不在是焉蓋彼之所謂象者泥乎物者也聖人之所觀者觀乎理者也泥乎物則拘而不通觀乎理則周流萬變而不窮矣故觀乎吉凶則知其為

失得之象蓋以其有失得是以知吉凶之所從生也
觀乎悔吝則知其為憂虞之象葢以其有憂虞是以
知悔吝之所由起也觀乎變化而知其為進退之象
葢以其進退之无常是以知變化之所由著也觀乎
剛柔而知其為晝夜之象葢以其晝夜之相代是以
知剛柔之所由推也然則聖人之所貴乎觀象者豈
特拘拘乎一事之間哉故六爻之動即三極之道三
極者天地人之謂也極太極也太極未分函三為一

既分則天地人各一太極也以六爻論之初與二為地三與四為人五與六為天六爻之中變動不居而三極之道存焉是又象之互為者也是故君子之學易也必先觀其貴賤大小之序故能知其分而居之則安又當觀其所繫之辭故能窮其理而玩之則樂是以平居無事則觀象玩辭而深得其意動而有為則觀變玩占而不失其時動靜與天地相參而易與我為一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章明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皆不出乎象數

辭義如此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彖謂卦下之辭文王所作也爻謂六爻之辭周公所

作也彖言其象如坤利牝馬之貞大過棟橈小過飛鳥之類指全體而言之也爻言乎變如初之潛二之見四之躍五之飛之類主一爻而言之也失之則凶得之則吉是吉凶者失得之報也未至於大失而有小疵故悔且吝是悔吝者吉凶之小者也无咎者本有咎者也惟其能補過是以得无咎也故自吉凶而言之則為得失大矣至於悔吝則悔向乎吉而吝趨乎凶是得失之次者也若夫无咎則因失而後有得

者也此卦爻辭之變所以示人以避就之意也位有
貴賤如二為臣五為君是也卦有大小如泰之大否
之小是也辭有吉凶如征吉征凶有悔无悔无咎之
類是也悔吝之來在乎有以憂之憂之如何辨之於
纖介之徹則可以免矣咎責之至在乎震而懼之懼
之如何知所以自悔則可以无咎矣卦之有小大大
畜小畜大過小過大者之必陽而小者之必陰也辭
之有險易如君子終日乾乾此易辭也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此險辭也蓋大者必易小者必險也夫辭各有所向知其意之所向則吉凶悔吝之變可以類推矣

此章專釋爻辭之通例欲人知所趨避之意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未有天地已有此易易者所以運用天地而為之範圍者也故易為天地作一大準則而天地囿乎其中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彌滿也綸經綸也天地之道

不過乎陰陽而易有以彌綸之則亦足以見易之大
而天地為小矣易與天地準則易在天地之外彌綸
天地之道則天地囿於易之中然則易者其天地之
所取則者耶故曰地法天天法道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

此聖人學易窮理之事易之大何所不有而聖人得

之以為窮理之學故仰觀於天而日月星辰之運行有自然之文俯察於地而山岳江河之流止有自然之理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其始而知其所以終反其終而知其所以始始終相循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究矣精氣聚而為物遊魂散而為變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得而識矣夫幽明也死生也鬼神也皆陰陽之變也天地之道不過乎陰陽而易與天地準亦不過彌綸此而已聖人學易以窮理而是三者

皆能知其所以然然則易之大果何往而不有哉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盡性之學也夫天地之道不過陰陽而已陽為仁陰為智聖人所以與天地相似不相違者仁智之兩盡焉者也周乎萬物為智道濟天下為仁智而不仁則過乎陰仁而不智則過乎陽仁且智是以無一偏之過而與天地相似也旁行者智之達權者也

不流者仁之守正者也樂天理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智為益深隨所寓而安純厚愛物而其仁為益廣聖人之與天地夫豈有二道哉亦曰仁智焉而已矣雖然愛固不足以盡仁也而以仁為愛何也仁為愛之體愛為仁之用仁可以兼愛而愛不足以盡仁葢亦自其濟物者而言之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圍以模範而圍之也範圍天地即易與天地準是矣易能為天地作準則聖人亦能為天地作範圍聖人蓋與易為一者也天地之化陰陽迭運不能無一偏之失聖人體易以為之範圍而使之不過乎中此豈可以限量求之哉夫如是則以之曲成萬物而無一物之遺以之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理在聖人特餘事爾夫神與易所以運用天地之妙焉者也故在神則周流六虛而無方所之可

拘在易則包羅三極而無形體之可見易即神也神即易也易者神之所寓神者易之所化也聖人之學既極乎範圍之妙則雖神之無方易之無體皆與我為一矣茲非至命之學疇克爾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自有天地即有陰陽陰陽者

萬物之所資以生故强名之曰道其實則天命之本然者也自道而降則繼之以善善即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是也自善而充之則成之者性性本善也而性之所以成者善有以為之繼也故自道而繼之以善馴致之理也自善而成之以性復性之學也馴致之理自天而之人者也復性之學自人而之天者也然則所謂道者其性之本然而所謂性者其道之自然者乎天下之人惟其不能充其可繼之善以成其

性而各執其所得故仁者遂謂道之止於仁知者遂謂道之止于知而不知仁與知皆各得陰陽之一偏者也一陰一陽然後謂之道偏陽偏陰非惟不足以為道亦未足以為善也若夫百姓所賦非無陰陽也而方且日由陰陽之内而不自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夫所謂君子之道者則繼之以善而成其性之謂也天下之人仁智異見而衆人迷而不知苟能充其善以復其本有之性是豈可多得者哉子思子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夫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即易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子思所謂脩道之教即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即易所謂成之者性也夫子思之言自道而至於教有脩為之序易繫之言自善而復於性有反本之理性命之論於斯盡之矣

此章言易之大有以彌綸天地之道聖人得之以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衆人得之而為仁知之異

見俱不外乎陰陽云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者可見而其所以生之者不可見其生者可見是顯諸仁也其生之者不可見是藏諸用也夫天地豈有心於為仁哉天地惟无心故

視萬物如芻狗而無所憂聖人不免於有心故以天下為心而不能無憂天地聖人蓋理一而分殊者也天地無德業之可求聖人之所謂盛德大業即天地之顯仁藏用者也故業而謂之富有則充塞天地而不為大是顯諸仁也德而謂之日新則綿亘古今而不為久是藏諸用也天地顯仁藏用而無顯之藏之之心聖人盛德大業而有富有日新之迹是天地與聖人同其德而不與聖人同其憂則聖人之所以有

憂患者其亦應世之際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顯也藏也非特天地聖人為然而大易之妙亦莫不然也故生生之謂易言其生生相續而無有終窮之謂也易有生生不窮之緼故在乾則知大始而有以成其象在坤則作成物而有以效其法乾坤成列而象法昭著亦可謂顯矣然而極其數以知方來則謂之占通其變以至於无窮則謂之事行乎陰陽而極于不可測則謂之神自曰占曰事曰神觀之則又隱矣既隱

而復顯然則易之為書豈不有以兼天地聖人之妙用也哉

此章言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大易致用而无迹皆顯仁藏用之意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

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道至廣至大无所不有自其遠者言之則不可止禦自其近者言之則既靜而且正自其囿於兩間者言之則小大備具葢其道之廣大是以隨其所寓无往而不足也然易之道雖極於廣大而廣大之用莫極於乾坤今以二卦論之其所以為廣且大者是

豈可以限量求之哉故乾之為乾其靜也專而一其動也直而遂而至大之德於是乎生坤之為坤其靜也翕而受其動也闢而散而至廣之德於是乎顯葢靜者其體也動者其用也體用兩全此至廣至大之所從出也然而乾謂之大坤謂之廣大則不可指名而廣則猶有所至此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所以為廣大之辨也夫乾坤之道无往而不有是以无往而不合故言其廣大即天地之所以為廣大也言其變通

即四時之所以為變通也言其陰陽則配乎日月之往來言其易簡則配乎中庸之至德无一不備故无一不配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區區強求其合哉夫易之道可謂至焉者矣聖人之於易將以崇其德而廣其業者也然易道廣大悉備將何從而取之苟一一求合則不勝其勞惟法其大者而已矣法其大則其小者斯從之矣故廣大配天地是易之大焉者也而聖人則崇其知以效乎天卑其禮以法乎地葢知

之用極乎高明而高明者天之道也禮之用極乎卑順而卑順者地之體也知崇則德崇禮卑則業廣是聖人之廣大即天地之廣大也聖人既能法天地之廣大則變通也陰陽也易簡也雖不區區然以求合而豈不在其中乎蓋知與禮成性之善者也一性之成道義之所從出誠能以知效天以禮法地而存其一性之自然則道義之用散於變通陰陽易簡者无一而不存矣故天地設位而乾坤定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其義一也

此章言易之道无一不備聖人之於易惟從其大者而法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賾深遠也天下深遠之事宜不可得而測矣而聖人擬之以形容之可求象之以物宜之可見故能有以見天下之賾所謂形容者如乾為圜坤為大輿之類是也所謂物宜者如乾馬坤牛之類是也此易所以謂之象也會通言綱要也天下變動之理宜不可得而一矣而聖人觀其會通之至要以行其典禮繫之以辭以斷其吉凶故能有以見天下之動所謂會者即庖丁解牛之所謂族而所謂通即庖丁之所謂節

是也此易所以謂之爻也夫天下之至賾最隱而難知者也而有象焉則雖隱而不可惡天下之至動最變而无窮者也而有爻焉則雖變而不可亂君子觀象以玩其辭觀變以玩其占其可以易心臨之哉是必擬之而後言而言无輕發議之而後動而動无妄舉言動之間擬議詳審以為卦爻之求則人事與天理相參而變化在其中矣

此下七爻皆擬議而得之者也餘卦皆可以類推

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中孚九二之義也鶴鳴於幽陰之地非求有聞者也而聲之必聞以其自然之誠發越于外也鶴鳴于

此而子和於彼同然者應類然者合豈相期而然哉
君子脩諸己无求于人而好爵之靡不期而自至葢
有以致之也夫言无隱而不彰行无微而不著言行
之在人宜若甚微而善惡之判遽有從違之異發於
此而彼應發於近而遠應如户樞之運弩機之釋動
則從之是豈可以其隱而不謹之乎故君子過言則
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古之人葢有退脩於宫庭屋
漏之中而人自化服於四方萬里之遠者誠之不可

掩也堯未嘗有言而布于天下文王不大聲以色而
萬邦信其儀刑言行之大雖天地猶將格之而況於
人哉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同人之九五也五與二為應而三四間之二五以
誠相同者也三四豈能終間之哉故其始號咷而後
必笑以其不可得而間也夫惟以誠同則二人一人

耳兩心一心耳或出或處之不同而其志則同或默或語之不同而其道則同以同心而為事則其利可以斷金石之堅以同心而為言則其言有如芝蘭之臭天下尚可得而間之乎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伊尹之於湯高宗之於傅說成王之於周公先主之於孔明是以誠同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大過之初六也天下之事皆不可過而惟過乎畏謹者雖過而無大咎故藉用白茅无咎夫不措諸地而藉之以茅茅之為物固薄矣而有謹畏之用存焉以斯術而行於世尚安有所失哉萬石君父子過宮門闕必趨見路馬必式恂恂謹畏不敢失墜蓋得藉用白茅之義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謙之九三也夫君子之謙豈有心以求之哉有心以為之是有希兾存焉非謙也而易於九三乃以為君子有終吉夫子於繫辭乃以為致恭以存其位何也夫君子之謙非為有終而後為之也而必至於有終非以存其位也而乃所以存其位葢謙尊而光其應必至於此而君子則初无心也故勞而不伐其勞

有功而不以為德言其德則感矣而其禮則恭是謙之所以為謙者也夫惟致恭若此是以位不期存而自存茲非君子之有終者哉周公身貴而愈恭其言有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未嘗以色驕人故吐哺握髮以下白屋之士周公非好富貴者而勞謙乃爾此所以為感德也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乾之上九也上九處一卦之極雖貴矣而无其位雖高矣而无其民雖有賢人在二而爲九五之用則无其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其桀紂秦皇之謂乎易之六爻惟初上无位何也天一乾之始也地六坤之終也乾无一坤无六一六不爲用惟四位爲之用故二五爲正三四爲偏此上九所以爲无位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

此節之初九也當節之初時未可以有為故欲其不出户庭然後可以无咎蓋言慎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不密不密不密常起於語言之間一言之輕發禍輒隨之蓋有不可不慎者矣故曰惟口起羞又曰言輕則招憂古之人以漏言而取禍者多矣君而不密則失其臣陽處父之死是也臣而不密則失其身祭仲之殺雍糾是也幾事不密則害成唐文宗之誅宦官是

也夫君子之謀事未有所為而先泄其幾則人反得以圖之烏有不敗者哉此慎密不出君子之所貴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之義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自乎我有以致之者寇盜之來是豈无因而至哉負且乘致寇至以

負荷之賤而乘君子之車則人皆有不平之心此盜之所欲奪之者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位而傲然自視有陵上蔑下之心則其為盜之所伐亦其宜矣夫有財貨而輕慢其藏者是教之使盜者也有女色而夭冶其容者是教之使淫者也居非其位而為暴慢之事寧不為盜之招乎故曰作易者其知盜乎盜不難知也知其所以致之之由則盜之情无所遁矣秦始皇東遊一時兵衛之盛古未有也而高祖觀之已

動其大丈夫當如此之嘆項羽觀之已有彼可取而代之之語然則无其德而有其位則雖千騎萬乘之富豈不適所以動姦雄之心也哉

此章論象之至賾爻之變動當擬議而求之而歷舉七爻以明其擬議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用易詳解卷十四

宋 李杞 撰

繫辭上傳二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程氏以此一段合在天數五之上簡編失次是也夫

自一至五五行之生數也自六至十五行之成數也

天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三

生木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

地以十成之言十則五不見故天五退藏而土无定
位此大衍之數止于五十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
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大衍之數說者言之衆矣有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而其一不用為天之生氣者京房之說也有以卦各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為五十而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者荀爽之說也有以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五行氣通減五數而大衍又減一者鄭康成之說也有以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王弼之說也是數說者不可謂無所據然不失之泛則失之鑿如王弼之論是失之泛也如京房之徒是失之鑿也惟其泛且鑿是以皆非的然可信之說以吾考之大衍之數當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求之而鄭氏則求其說而未得其要者也夫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此河圖自然之數也然天地五行惟以十為用故乾得九一成十坤得四六成十艮震合得三七成十巽兑合得二八成十坎獨得十共為五十而天五无偶寄於離為虛位而退藏於密五不為用而以十為用此大衍之數實出于天地之數而止于五十者也然而止用四十有九則虛其一而天一又不為用也夫乾无一坤无六一者乾之始六者坤之終故六爻初上无位大衍之數既虛其一以見天一之不用矣而

其揲也又掛其一掛其一併天五不用爲六是又坤无六之義也故其揲也止用四十八者天地之成數也天數二十有五中虛其一以二十四爲用地數三十中虛其六亦以二十四爲用二十四氣所以配二十四數一歲之成焉者也天下之理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乾不用一坤不用六止得四十八焉是一與六不用乃所以斡旋四十八之爲有用者也是故揲蓍之法分之爲二以象兩

儀掛其一以象三才凡揲必以四數以象四時三揲而後再扐以象再閏各有自然之數非茍然也然其所以分陰陽之老少者亦豈無所取哉以四十九而掛一其存者四十八而已揲之以四是十有二揲而可周也左手餘四則右必餘四矣故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三則右手餘一左手餘一則右手餘三故扐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并其掛者為十三而其所存者三十六以四數之則四九老陽之數也三多則

并其掛者為二十五而其所存者二十四以四數之
則四六老陰之數也一多兩少則并其掛者為十七
而所存者三十二以四數之則四八少陰之數也一
少兩多則并其掛者為二十一而所存者二十八以
四數之則四七少陽之數也七八九六陰陽之數亦
自然之理也然而獨以九與六為老者蓋取五行之
生數言之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是又不離乎天地之
數之妙也天數凡五地數亦五天數五奇一三五七

九為二十五地數五偶二四六八十為三十合奇偶之數為五十有五生成相配无有終窮而變化於是乎成鬼神于是乎行矣陽爻所揲者得三十六四九三十六為老陽乾之策也合六爻則為二百一十六陰爻所揲者得二十四四六二十四為老陰坤之策也合六爻則為百四十有四以二者相乘共得三百六十當一歲之日舉其成數言之不言五日四分之一也合上下經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

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為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號物之數謂之萬亦舉其成數言之
也故揲蓍之法四營而成易謂一分二掛三揲四歸
奇也易變也四營而後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
三變成一爻十八變而後成六爻也七八九六揲成
八卦謂之小成自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六十
四卦皆可以類推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天下之所
謂至隱者道也而其所謂至顯者德與行也道雖隱

而能使之顯德行雖顯而能使之神是又蓍與卦之
妙也夫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然神以知來
則神者未嘗不顯知以藏往則知者未嘗不神夫如
是則可以酬酢天下之變可以祐助神化之功用易
而至此又豈獨卜筮之間而已哉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而其妙則
超出乎道德之表學者當深味之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神者變化之所由生者也變化者神之所由寓者也
非神則无以成其變化非變化則无以見乎神故知
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夫天下之理有不足以
治有治有者必无者也實不足以運實運其實者必
至虛者也故易之為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四者曰辭
曰變曰象曰占是也然所謂辭者不過言辭而已所

謂變者不過變動而已謂之象則不過以之制器謂之占則不過以之卜筮而已是皆未免囿于形器之末而何足以為聖人之道哉蓋其至虛之中有以斡旋運用于形迹之表是以雖囿乎器而亦可以為道也何者辭變象占四者以實用者也而曰精曰變曰神三者以虛用者也以實用者窒而有礙以虛用者運而无窮此四者之用所以必得夫三者而後可通也是故君子于有為有行之始問之以言而受命如

嚮无間乎遠近幽深之際而遂知方來事物之理此天下之至精而極其深者也參之伍之以成其變錯之綜之以極其數通參伍之變而天地之文由是而以成極錯綜之數而天下之象由是而以定此天下之至變而研其幾者也淡然其无思泊然而无為寂然不動則有无心之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有无心之感此天下之至神而无方者也夫惟其極深故能通天下方來之志惟其研幾故能成天下无窮之

務惟其至于神故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是三者又豈有形迹之可拘哉故以天下之至精者而尚其占則卜筮之學造其妙矣以天下之至變者而尚其象則形器之用不拘于一矣以天下之至神而施之于四者之用則辭變象占俱入于神矣蓋有是三者則四者可以為聖人之道无是三者則夫四者亦徒然而已矣故夫辭變象占猶人之有形也深幾神猶人之有精神也人无精神則形為徒形易而无是三

者豈不窒礙而不通也哉

此章本旨言著數而其妙出乎著數之外亦存乎

其人而已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

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此聖人用易以應世之學也夫天下有自然之物理惟易有以開其端天下有無窮之事務惟易有以成其變開物成務舉天下之大而覆冒之大易之道不

過如是而已矣聖人之用易也將以之而通天下之志以之而定天下之業以之而斷天下之疑果何所取哉亦取諸蓍與卦爻而已夫周流无窮而不滯于一者是蓍之德所以圓而神者也事有定理而能前知者是卦之德所以方而知者也變易其理而示之以事者是爻之義所以易以貢者也蓍惟其圓而神故天下之志由是而可通卦惟其方以知故天下之業由是而可定爻惟其易以貢故天下之疑由是而

可斷聖人于此奚為𢦏入與道俱則以此三者之德洗滌其心而无一塵之累故寂然不動而退藏于微密之境而所謂神與知者與之俱藏而未甞用也及其出而與民同患則神以知來而來者日新而无窮知以藏往而往者過化而无迹亦不出乎蓍卦之用焉此非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神武不殺歛藏而不自用者其孰能與于此𢦏是以先明乎天道之无常以察斯民憂患之故與蓍龜之神物以前其吉凶之用

開卜筮之端以教人使人知所趨避而聖人方且以
此神知之妙齋心服形遊于清明湛靜之境以為卜
筮之本故能以靜而知動以一而知萬以神明其德
天下見夫蓍龜之神也而不知聖人蓋有以用之也
是故惟能洗心退藏而後可以極神知之妙惟能以
此齋戒而後可以致神明之德蓋蓍卦之用雖有以
開物成務而神而明之非聖人則有所不可也是故
蓍龜先立于此則以之而設卦觀象莫不聽其所取

而時出之陰闔陽闢得其純陰者則爲闔戶之坤得其純陽者則爲闢戶之乾陰陽相交一闔一闢而謂之變剛柔往來无有終窮而謂之通以其可見而謂之象以其成形而謂之器聖人制而用之則爲法百姓日用而不知則爲神是皆取之於蓍龜而各得其理者也嗚呼聖人之用易其道亦精微矣方其爲乾坤也而不有以變而通之則乾坤之用爲有窮及其見於象與器也而不有利用出入之神以運之則形

器之末為太泥故蓍卦之妙莫妙于變通之神聖人
所以作易以前民之用其道豈不致廣大而盡精微
也哉
此章論聖人應世之道以蓍卦為先而蓍卦之用
以神知為本而神與知惟聖人先得之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
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濂溪周子曰无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善乎周子之論也夫太極者形氣質未離之初也方其未離之初混混沌沌不可得而指名故謂之太極當是之時陰陽未分動靜俱泯是豈可得而形容之哉及其朴散而涉于可名于是動而爲陽而天得之則輕而清靜而爲陰而地得之則重而濁而兩儀于是乎生矣兩儀既判陰陽迭運七八九六歧而爲老少而四象又生矣四象既著剛柔相交乾

交於坤而為震為坎為艮坤交于乾而為巽為離為
兌六子用事而乾坤退藏而八卦又生矣至其有八
卦也因而重之而六十四卦出焉善者為吉惡者為
凶得失相形而知所趨避而吉凶又生矣吉凶既生
而開物成務以之通天下之志以之定天下之業以
之斷天下之疑而富有之大業生焉夫其始也自无
而入有而其既有也則愈出而愈无窮聖人作易之
妙夫豈以私意為之哉有太極則必有兩儀有兩儀

則必有四象有四象則八卦吉凶大業无往而不有
是蓋天下自然之理而一毫無所用其智焉者也故
易始為一畫以分陰陽次為二畫以分老少又為三
畫以備三才而八卦相錯六十四卦雖未重而其理
已具乎其中矣自非深得乎太極之妙孰能推本而
求之也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即十三卦制器是也亹亹猶言勉勉也蓋不已之義夫天地化育之功聖人應世之用其亦大矣而以蓍龜為之配蓍龜一物爾而與天

地聖人同其功蓋大易之理之所寓焉者也是故蓍
龜之生非徒生也天以神物而示人而聖人則之聖
人豈取則于此哉凡所以法天地也故天地有變化
之用聖人從而效之在天有吉凶之象聖人從而象
之河洛有圖書之祥聖人從而則之是皆因蓍龜以
法天地之祕初未嘗以私意為之也然則聖人之所
以有取於蓍龜者凡以前民用而已故示之以七八
九六之象告之以爻象文言之辭斷之以吉凶一定

之說使民知其所趨避而无妄動之憂聖人豈徒然者哉河圖洛書先儒論之詳矣今以其數考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其中縱橫十五此河圖之數也一六居下為水二七居上為火三八居左為木四九居右為金五十居中為土此洛書之數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十不為用故九宮之內無十十為土之成數而土無定位故十不為用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不用天五在離離為

戊而坎包之坎起于戊而終于己坎得十則五藏其中故天五不為用也十不為用故用四十有五五不為用故用五十要之皆天地之數之所從起也故洛書為河圖之應而河圖為洛書之用昔人謂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其以是耶

此章專言蓍龜神物天生之聖人則之以同民憂患之意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善言易者必得乎言外之意而後可以盡變通之說苟拘拘于象辭之間是徒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者也故聖人以大有之上九明之蓋大有之上九曰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其吉而不言其所以致之由苟徒泥乎言辭之末則泄然而不可攷矣是以聖人推本而論之曰上九之所以吉者六五有以致之也六五之君履信思順而又能用賢是以獲天人之祐助而為上九之吉此蓋自其言外之意求之者也夫聖人之作易也因言以成書而言不盡乎書託意以形言而意不盡乎言故言寓于文辭之間而意常出乎文辭之表然則聖人之意豈真不可見者乎是故

立象以盡意而意常在乎象外設卦以盡情僞而情僞常出乎卦之表繫辭以盡言而言終非辭之所能盡是必變而通之鼓之舞之而後不言之利无方之神始有以盡大易之妙矣故王弼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盡意得意而忘象其斯之謂乎

此章聖人借大有一爻以明求易之凡當如此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乾坤生于易者也兩儀生四象是易寓于乾坤者也未有天地易理已具故乾坤生于易天地既判易可得而名故易寓于乾坤所以為易之緼奥也夫易與乾坤蓋相因而後見焉者也乾坤成列而易之妙已立乎其中矣故无乾坤則易不可得而見若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二者相

須有不容一闕焉蓋易以虗用者也乾坤以實用者

也以虗用者是形而上者之道也以實用者是形而

下者之器也自易言之則易為无形自乾坤言之則

乾坤為有迹是凡涉乎有形者皆可以謂之器也夫

道與器非兩物也果蓏草木其中有理瓦礫稊稗其

中有道道不離乎器器不離乎道道離乎器則為无

用器離乎道則為徒形故乾坤不可以捨易而易亦

不可以无乾坤兩者同出而異名而豈可須臾離哉

夫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謂之道可也然舉
是二者而推之天下之民則為事業謂之器亦可也
故能變通則事業存乎中旣有事業則未有不知變
通者變通卽易也事業卽乾坤也而可兩之耶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
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

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卦爻以實用者也變通以虛用者也卦以極天下之賾爻以鼓天下之動自非變而通之則亦未有能全其用者矣然卦爻之所以變通者在乎人而人之所以能明之者在有諸己苟能充其德行於身而不言而信則因其實以致其虛以其虛而運其實豈不能極其至神之妙乎

此章論精粗一致顯微一理惟聖人為能體之

用易詳解卷十五

宋 李杞 撰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

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
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各居
其列而天地山澤水火雷風之象由是而形矣八卦
各有三爻重之以為六爻而六十四卦之爻由是而
備矣一剛一柔相推而无窮而卦爻之變由是而顯
矣因其有卦爻之變而繫之以辭而吉凶之動由是
而著矣吉凶悔吝是四者因卦爻之動而後生者也

一動之間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聖人所以前民之用同其憂患之意也夫易之為書有體焉有用焉分剛柔以立一卦之本是易之體也極變通以趣六位之時是易之用也易之體一定而不易易之用萬變而不窮且自其體而觀之則其道以貞為本貞者理之常然者也故吉凶雖不同而以貞為勝蓋得其貞則吉不得其貞則凶是以貞勝者也乾確然其健而示人以易坤隤然其順而示人以簡天地之道无

過乎易簡是以貞觀者也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而不差忒是日月之道以貞明者也天下萬變雖不可窮然終歸于一理而已是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故乾坤本示人以易簡而易之爻象皆有以效而像之此易之體所以一定而不易者也自其用而言之則爻象一動乎蓍卦之內而吉凶自應之于蓍卦之外凡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業皆因時變而後顯而聖人作易憂世之至情亦因于辭而後著此易之用所以變

通而无窮者也夫惟其有剛柔立本之體故不至于
泛濫而无主惟其有變通隨時之用故不至滞礙而
不通體以示其常用以明其變而易之道无餘藴矣
自非聖人窮理之妙夫孰能知其所以然哉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天地聖人一也天地之生聖人之仁无異用也然論
天地之德不過曰生而巳而聖人則既有所謂位又

有所謂仁既有所謂財又有所謂義抑何其多事也
哉蓋天地无為而成化故其德可一言而盡聖人有
為而應世故其道非一言而足是故天地以生物為
德生之外不容贅也而聖人則既有是大寳之位則
不可无以守之故守以仁仁以愛人而非財則為徒
惠故聚之以財理財之道正名而使之不妄取禁民
為非而使之不踰分而又有義存焉聖人應世之法
至此是豈容有一毫不盡者乎天地无為故其道簡

且易聖人有為故其道盡而詳其煩簡雖不同而其
于好生之德則一而已矣聖人即有為之天地而天
地即无為之聖人是豈可以差殊觀之哉
此章言卦爻變通造化功業之大皆本諸易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始于伏羲非謂伏羲之前果无易也天地肇判易

理已具特未有以發其端爾故在天有自然之象在地有自然之法在鳥獸有自然之文在地有自然之宜在物與我有自然之理伏羲特觀而取之而八卦於是乎作是豈有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哉故伏羲未作之前易理初无虧減伏羲既作之後易理亦无增益惟其能先天下之所未見而開其端此後世謂八卦為伏羲之所作而不知其本无作也蓋天地間自有八卦之理伏羲獨能因而模寫之爾而說者乃謂

伏羲作八卦則自重之為六十四卦而不知八卦之作在伏羲以為贅矣而況肯自重之乎後世徒見神農耒耜之利蓋取諸益遂謂六十四卦在伏羲之時已有之而不知所以 取諸益者非取其卦也取其理也八卦未畫而八卦之理已具六十四卦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理已具乎其中是豈必待畫之而後顯重之而後著也耶學者觀其理之自然則知聖人之作易无所用其私矣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傳曰舉其綱衆目張離為目兩目相承罔罟之象也
兩目相承而物得其所麗故佃漁之象有取于離
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盖取諸益
上巽下震巽木也而震亦為木震木陽木也巽陰木
也陽則斲之陰則揉之此耒耜之象也天下之益孰
有大于農功者乎神農教民稼穡而萬世資生養之

利故取諸益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離為日中而震有變動之象故日中為市懋遷有无此噬嗑之義也夫嗑者合也市之所聚合異而為同況獄市姦人之所容亦貴乎有以噬而嗑之故取諸此

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上衣下裳乾坤之象也史記黄帝為文章以表貴賤
堯有黄收純衣之服舜亦觀古人之象山龍華蟲作
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衣裳之制自黄帝堯
舜始也黄帝之前天下朴畧无文三聖人者作始與
天下變而通之以適一時之宜故制作之事開物成
務愈詳愈顯葢變通無窮者易之道而能與變俱者

聖人用易之神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渙

以巽木而居坎水之上舟楫之象也故其卦亦曰乘木有功所謂有功者其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者乎故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隨

震之初九變為坤而坤為牛震亦有為馬之象上說

而下動是服牛乗馬之義也牛馬之用亦隨其物之所宜而已何必拘哉故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

豫者豫備之意天下恱豫之世茍不有以先為之防則將有不測之患伏於其中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豫備不虞之義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葢取諸小過

震為木艮為山上動而下止杵臼之象也以小事而

利天下盖取諸此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取諸睽

上離下兑離有兵革之象弧矢亦兵器也天下乖離而弗合然後威以服之故其卦亦有張弧說弧之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宫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宫室以壯大為貴故上棟下宇有取于大壯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无以示威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葢取諸大過

澤中有木棺椁之象也送死事之大者也雖過乎厚聖人取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葢取諸夬

夬決爭訟者待書契而後決之也

此章言聖人之制器尚象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之卦本取乎象而彖者因其形體而像之者也彖者所以統論一卦之材而爻者各隨其爻之動而倣效之者也此三者備而吉凶以之生悔吝以之著悔吝本微故以著稱之

此章言爻象彖之異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

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震也坎也艮也皆一陽而二陰是陽卦也巽也離也兌也皆一陰而二陽是陰卦也陽卦二陰相耦而一陽獨奇陰卦二陽相耦而一陰亦自為耦奇耦之異德行之所以為不同也夫陽為君陰為民君以一而治民民以衆而奉君此天下之所以治也苟君多而民少則相陵而无以相統豈不為天下之亂乎故一

君二民為君子之道以其順也二君一民為小人之道以其逆也此所以貴陽而賤陰也

此章論陰陽奇耦之異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此明咸九四之義也夫思之為累大矣人莫不有心亦莫不有思思以心之交於物而動焉者也心交於物物有所係則其感為不洪矣故九四之咸憧憧於往來之間以是為感則其所從者獨吾朋而已非其朋則有所不從也其所應者惟思之所及者而已思之所不及則有所不應也且天下果何思何慮之營營哉萬物之變彼此之交途雖殊而可以同其所歸慮雖百而可以一其所致其自然相感蓋不待乎思

慮而後能得也故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寂然不動而感通之妙自存乎其中尚何思慮之有乎天下之理惟无心於物者為能應物而不滯於物夫物理之相感其往來屈信之際益自然而然非有以使之然也天道之運日月相推而明自生日月豈有心於往來者哉寒暑相推而歲自成寒暑亦豈有心於屈信者哉往者之屈彼自屈也非有以屈之也來者之信彼自信也非有以信之

也屈者之必信而信者之必屈相感相應而利於是乎生尺蠖之屈初非欲求信也而自信龍蛇之蟄初非欲存其身也而自存物理之相感自然而然不容僞也而柰何以有思惟之心求之乎一涉於有思則往來紛紜在我者愈勞而物之應我者愈狹此九四之咸聖人所以小之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因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道學之序亦有自
然之幾也夫真積力久則入精研其義以至於入神
宜若屈矣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所致之
用以安其身宜若信矣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
內外交相養而君子之學日益而不已矣雖然此特
修為之序也夫學有二有人學有天學人學者窮理
之事也天學者盡性之事也方學之未離乎人則精
義利用容可以智力加意於其間自此已往而至於

天則何所用其力哉故始於可知而終於无知則足以窮无方之神知變化之妙而爲德之盛矣故精義利用者學之涉於有心者也窮神知化者學之進於无心者也學而進於无心則天矣而尚何思慮之營營也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困六三之義也非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進退俱困者也進退俱困名辱身危身且不能自保妻其可得見邪小人行險僥倖自陷於危困之地方且恬然而不自知此崔武子之所以死而不悟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解上六之義解之世君子大有為之世也君子之所以濟難者必有其器而所以用器者必有其時有其人而无其器不足用也有其器而非其時不可為也既有利用之器又乘有為之時是以動而无結括之憂出而有必獲之利君子如此是豈僥倖於萬一者哉成器而後動器在我動在時養其可用以待其必用君子无所茍而已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噬嗑初上之義也屨校滅趾疾其始也可以使之自新故无咎何校滅耳稔其惡也稔其惡而治之則无及故至于凶小人之為不善茍不懲之于初待其長惡不悛尚何及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九五之義也否之九五反否為泰之時也反否為泰宜若可以少安矣而君子於此凛凛然有其亡其亡之戒焉其亡其亡再言之者憂之深而謹之至者也聖人之為天下後世保治之戒深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鼎九四之義也四居大臣之位公輔之任也三公鼎足承君鼎而至于折足則不勝其任可知矣不勝其任以覆公餗其凶也宜哉无其德而居其位此易之所深戒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豫六二之義也二介居于初與三之間上交于三則為謟下交于初則為瀆二惟其以中正自守不謟不瀆而獨安于至靜之地介然如石之堅是以能見幾而作而不俟終日也盖惟天下之至靜者為能見動之微而知幾之至故知柔之必剛知微之必彰方其未為其見固已先定矣故有所不動動則必不終日豈非不為之中乃所以為有為之地也耶此知幾

其神乎夫子所以樂道之也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此復初九之義也顔子之好學以不貳過為本而其不貳過以克己為本惟能克己則私无自而生此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有合于不遠之復也雖然聖人无復而顔子未免于有所復聖人无不善而顔子未免于有不善其亦未達一間也夫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損六三之義也絪緼密結之狀天地致一故化醇男女致一故化生是以以三而行則有所損以一而行則有所得一之為用雖天地造化猶將頼之而況于人乎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益上九之義也損益之來皆吾所自取也在我有以受之在物有以與之故安其身而後動則動无不從易其心而後語則語无不應定其交而後求則求无不得皆吾有以致之也苟其不然在我无以受天下之益而徒有求益之心則物莫之與而或有傷之者矣上九立心无恒而求益太過是以莫益之或擊

之聖人以為自取之咎也

此章釋卦爻之義與上繫同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説者謂觀易必自乾坤始易猶室也乾坤猶門也嗚呼是未知乾坤之為大焉者也夫易與乾坤非兩物也乾坤即易而易即乾坤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息矣是易與乾坤蓋同體而異

名者也然則謂易之門者其往來闔闢之機乎故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夫以其有一闔一闢之變是以謂之門也雖然既曰乾坤而又曰陰陽曰剛柔何也陰陽者其德也剛柔者其體也陰陽合德故能體天地之撰剛柔有體故能通神明之德葢陰陽變通則天地之撰即我之撰也而豈不能體之乎剛柔相推則神明之德即我之德也而豈不能通之乎論至于此則乾坤之大謂之非易則

不可也乃造化作用之妙宜深味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六十四卦參錯而不齊而皆不出乎陰陽之數則有條理而不亂故雜而不越然稽其義類則非上古之時所為也蓋上古之時淳厚未離聖人之制作亦簡畧而未備至于後世憂患愈極而制作愈詳所謂衰世之意者其文王與紂之時乎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

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易之為用大矣已往者則彰之未來者則察之顯者微之幽者闡之開而當其名辨其物正其言凡見之于斷辭之間者蓋无一而不備也故其稱名雖小而其取象則甚大其旨意雖遠而其言辭則甚文而可覩其言雖委曲而各中其理其事雖放肆而實隱其義聖人之所以為是變化周流不拘于一者蓋因其

有疑貳之憂以濟民行示之以吉凶以明失得之報
聖人憂世之慮蓋于此而後可見也然則易之為書
其與春秋之書異經而同指乎春秋之稱微而顯婉
而成章盡而不汙宜若不可擬議者矣而其大綱則
不過以懲惡勸善為本蓋聖人憂世之念切于中是
以見之于書者惟恐其有所不盡此其所以諄複而
不厭也學者欲觀聖人之書不可以不明聖人之心
此章因論乾坤而遂及易之為書其妙如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始于伏羲而曰興于中古者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遭羑里之變重六爻作彖辭而易道復興故曰興于中古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是九卦者聖人處憂患之世所以為反身修德之要

者也而各有其序焉盖不學禮无以立故履爲德之基所以立之也持滿者有道必守之以謙故謙爲德之柄所以持之也既立而持矣然不復其性則猶未離乎外故復爲德之本既復其性矣而无以守之則復者有時而失故恒爲德之固既固矣懼其不能常也則又懲忿窒欲以修其身遷善改過以長其善而損益之道行焉夫如是則處困窮之際而能致其辯推養人之恵而不遷其所行巽順之道而能致其宜

矣以此而處憂患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此履所以和而至也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此謙所以尊而光也復雖微而不亂于物恒雖雜而不厭乎人損先難而後易欲其无所苟也益長裕而不設貴乎无所作

也困雖身窮而道益亨井雖不改而利无窮巽能稱
物之宜而晦其用此又申明九卦之義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
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行以同人為貴故履以和行禮以自卑為本故謙以
制禮復以反本故自知恒則日新故一德損以自損
故遠害益以益人故興利困而能安故寡怨井隨物
所求故辨義巽以順而能入故行權上言九卦之德

此又言九卦之用也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聖人處憂患之道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不可須臾離也其不可須臾離者以其道也非以其書也蓋易之道雖妙乎不一而實歸于至一不一

者聖人應世之用而至一者聖人憂世之心也故自
其應世之用觀之則易之為道推遷而不一變動而
不居周流于六位之中或上或下之无常一剛一柔
之相易宜若不可為典要而唯變所適矣然自其憂
世之心觀之則其出入也不過示以法度其外内也
不過使之知所憂懼明憂患變故之端使人兢兢常
若師保父母之臨乎其前而不敢失墜率其辭以度
其義則前之所謂不可為典要者蓋有典常存焉是不

一者乃所以為至一之歸者也然神明之則存乎人

苟非其人則易之道豈可虛行也哉

此章論易道之大雖曰无常而要其歸不過同民

憂患而已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

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

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

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一卦之中有始有終原其始以要其終是其體質然也六爻之用有陰有陽因其相雜以求其宜是其時與物然也卦有六爻爻各有位而初上无位初在一卦之下擬議而未決故其辭難知上居一卦之終其事已成故為易知惟其介乎始終之閒辨其是與非

者苟非中爻則有所不備此中爻之所以有四位也
故要其吉凶存亡則所居之位可知矣觀彖辭則一
卦之體可見矣蓋一卦之體備始終之全而六爻之
位則有偏正之異此又四位之所以為不同者也蓋
乾无一坤无六惟四位為之用五居陽之中故為正
三居陽之偏故為不正二居陰之中故謂之正四居
陰之偏故謂之不正是以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中
而四偏也二惟其中故上應于君則多譽四惟其偏

故偏近于君則多懼二者皆陰位也柔之為道不利乎遠然二所以无咎者以其得乎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五位正而三不正也五惟其正故得位而多功三惟其不正故重剛不中而多凶蓋其位有貴賤之別也然三五至剛之位以柔居之則危以剛居之則勝其任矣然則二四三五所以同功而異位者豈非以其偏正之不同也哉雖然此特論其多者爾若夫變而通之則有不可執一拘者如屯之初九頤之

上九謙之九三小畜之六四皆爲一卦之主是又不可以此論也

此章專辨六爻之位惟以二五爲得其正云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无所不有在天則有天之道在

地則有地之道在人則有人之道是三者同出而異名其道一而見之于所得者天地人各有不同然亦未始不一也故易之為書其始三畫而已重其三而兩之于是有六畫焉初與二為地三與四為人五與上為天六畫既分而三才之道備而易于是乎始周流而无窮矣故道有變通之用而六爻于是乎生爻有貴賤之等而時物于是乎著剛柔相錯而為文文有所不當其位而吉凶生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所謂廣大悉備者盡在是矣然則易之為書自三畫而為六畫自六畫而為吉凶悔吝之變豈非自微而至著皆自然之理耶

此章論易兼三才之道故廣大如此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文王之所以為明夷

者也當紂之衰滅天理而窮人欲以文王之盛德猶不免有羑里之拘則易之興也豈非有憂患而然哉惟其有憂患故其辭危危懼者則使之平安慢易者則使之傾側則其道甚大无所不有雖百物之微亦在所不廢懼之於終始之幾使之安不忘危以歸于无咎此易之道所以為憂世而作也

此章論文王作易之意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

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説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險阻者患難之地也當患難之際必先自處于平易之地而後可以應酬而不亂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立觀者常見之奕碁者常患不知碁之勝負而袖手旁觀者常得之盖處天下之常者為能通天下之變而居天下之安者為能慮天下之危

是亦理之必然者也故乾雖為天下之至健而其德常以易知故能知天下之險坤雖為天下之至順而其德常以簡能故能知天下之阻易簡在我險阻在物吾自處于平安无事之地則夫患難之來豈足以為吾之累乎是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故能說之于心而心无不應研之于慮而慮无不獲凡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皆自乎易簡之德有以為之用也是故變化云為不拘于一以善事謀之則

有休祥之應以象事觀之則有可見之迹以疑事占之則知未來之理蓋其先以易簡為德則天下之事何所往而不可為也哉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无全功惟聖人有以全其功聖人之功聖人之能事也故天地設位而成能必賴乎聖人然聖人豈果有能乎哉謀之于人謀之于鬼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是天地无能而聖人成能聖人不自用其

能而因天下之能以為能者也故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然則所謂卿士卜筮者其人謀鬼謀之謂而所謂庶人者其百姓與能者乎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爻象以情言情之未動者也吉凶以情遷情之既動

者也情之未動在爻彖有一定之體情之既動故吉凶有相反之異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之以情也故止言其利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乎偽也故以利害兼言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卦爻之辭亦猶是也將叛者其中忸怩而不能自安如同人之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是辭

之慙者也中心疑者所見不能以自一故其辭支離如睽之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是辭之枝者也吉善之人内足而不求多言故其辭寡如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辭之寡者也躁動之人好進不已故其辭多如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是辭之多者也誣人之善則其辭浮游而无主如睽之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非辭之游乎自失所守則其辭畏縮而

不能自立如巽之九二上九巽在牀下非辭之屈乎

自卦爻之辭觀之則人之辭亦可知矣

此章因論乾坤易簡之德而泛及爻象卦辭之意

用易詳解卷十六

宋 李杞 撰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生蓍非謂蓍草之生也聖人有以黙相神明之妙故問焉以言而受命如嚮蓍之為用由是而愈神此即

所謂生蓍也參天謂九也兩地謂六也太極未分函三為一一既生三三三為九九九為乾元用數畫開成兩得六六而乾坤以成坤包于乾六兼于九天九地六參兩之數相倚而生是數之所由起也于是觀陰陽之變而卦以之立發揮剛柔之用而爻以之生此皆聖人所以作易之妙也雖然聖人之作易也豈徒有取于蓍數卦爻而已哉蓋將示天下後世以道德性命之學爾蓋道德性命人人具足而不知故聖人作

易而還以導之蓋將以足其所不足者也故人莫不有道德也而常患乎乖離而弗合故聖人和而順之使之圓融而為一人莫不有義也而常患乎用之不得其宜故聖人條理以通之使之處事而各當人莫不有性命也而常患日用而不知故聖人使之窮天地萬物之理以盡己之性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而後至于天道之命此豈非聖人作易之極功乎是故易之未作天下具是理而不能自知易之既作天

下得是理而有以自足人皆知著數卦爻為卜筮之
用而不知乃所以為道德性命之本也是故著數卦
爻以實用道德性命以虛用因其實以致其虛即其
虛而運其實聖人之憂天下後世亦仁矣哉

此章論聖人作易以示天下性命之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

易六位而成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性命之理未有外乎陰陽者也曰陰陽曰柔剛曰仁義三者之于道天地人各隨其所得而其為性命則一而已矣故天之道未嘗无柔剛而以陰陽為主地之道未嘗无陰陽而以柔剛為主人之道亦未嘗无陰陽柔剛也而必專言仁義蓋柔剛者陰陽之德而仁義者柔剛之用也是三者同出而異名謂之性命之理

其實一也方聖人作易之初不過三畫而已三畫者天地人之生數也然雖有生數而未足以成卦故必重而兩之六畫具而後一卦之體始成五六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是三才之成數至此而後備也六爻既備于是分陰分陽或以陰而用剛或以陽而用柔錯綜于六位之間而後燦然之文始著然則聖人之作易亦豈外於陰陽哉是故自性命之理觀之則陰陽之體可以兼三才之道自聖人之作易觀之則

陰陽之用可以通六爻之變

此章始終備言之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邵氏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

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

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先天之數起震而

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

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次皆以逆而數之也葢易之數順而數之則易窮逆而數之則无盡惟其逆故生生而不窮是豈可以形迹求之哉

此一章論先天八卦之位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兊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烜艮之止兊之説六者

生物之功亦大矣而乾不過為之主宰以君之而已坤不過退藏其用而已葢乾坤以无為為用者也六子者以有為為用者也

此章論先天八卦之用其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之神也邵氏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乾統三男而長子用事坤

統三女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兑震為偶以應四正之位所謂後天之學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葢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故曰説言乎兑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

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
曰成言乎艮
此釋前八卦之義也正位稱其方四維言其位然震
之東離之南坎之北皆稱方而兊獨曰正秋何也艮
言東北巽言東南乾言西北而坤獨曰地又何也言
兊之秋所以見四方之皆係乎四時言坤之地所以
見坤之大而形乾之為天也坎與兊加正字者亦以
見兊與離之无非正也此互言之也兊與艮加言字

者兌為毀折疑其不說故言其說艮止萬物疑其不能成故言其成此異而言之也帝自震出萬物皆起于震至巽而畢達有齊一之功至于離明之地萬物皆相見雖聖人亦取乎此以嚮明而治蓋萬物之盛莫盛于此時者也萬物之盛必有以養之故致役乎坤而物皆得其養焉物得其養則說故說言乎兌兌得正秋而萬實成此所以說也兌既說矣然而戰乎乾何也乾居亥亥坤之位也坤之上六復而為乾之

初九陰陽相薄而至于戰故曰龍戰于野是也至于坎則萬物之所歸陰陽始復營爲而不息此所以謂之勞卦也萬物歸藏于坎則既有所終矣而曰萬物成終成始于艮何也葢艮介居于丑寅之間丑爲坎寅爲震坎者物之終震者物之始而艮實其生成之體而兼得之者也然則八卦之用始于震而終于艮震以出之艮以止之其造化无窮之妙乎故首以帝之主宰言之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之所謂神即前之所謂帝也以其所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以不可指名而言之則謂之神帝者神之用而神者帝之无為者也蓋乾坤致用則帝以有為

為功乾坤退藏則神以藏用為密夫神本不可言也而至于有言者亦不過即其妙于萬物者而强名之爾故乾坤退居于不用之地而以六子為用是神之所以為難名者也蓋鼓舞萬物者莫若雷撓動萬物者莫若風雷風可見而乾坤之妙則不可見也燥萬物以火潤萬物以水水火可知而乾坤之妙則不可知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終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說之成之者可名而乾坤之妙則不可得而名也以其

不可見不可知不可名非神其孰能與此哉前言水火不相射而此言相逮前言雷風相薄而此言不相悖何也前言六子之性而此言六子之用也夫水火不相射則不能相生故至于相逮而後有相生之理雷風相薄則相害故必不相悖而後无相害之義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亦以氣而相通六子各致其用夫是以變化无窮而萬物各効其成非神之所為誰為之乎

此章言後天八卦之位而因論六子致用之功而歸之于神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兊説也
乾之健震之動是皆得乎陽而動者也坎之陷艮之止是皆得乎陽而静者也坤之順巽之入是皆得乎陰而動者也陰而静者也離之麗兊之説是皆得乎陰而動者也
陽卦先動而後静陰卦先静而後動其體然也

此章言八卦之性情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兊為羊

此逺取諸物之義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兊為口

此近取諸身之象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

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
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
男故謂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交也乾坤雖為父母然而不交則六子无自而生
故乾之初爻一交于坤而為震坤之初爻一交于乾
而為巽乾之二爻再交于坤而為坎坤之二爻再交
于乾而為離乾之三爻三交于坤而為艮坤之三爻三交
于乾而為兊乾坤交而六子生葢自然之理以氣相

應者也故曰天地交而萬物生其斯之謂乎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為天言其體也為圜言其形也為君為父言其尊也為玉為金言其剛也為寒為冰言其性也為大赤言其色也為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言其行也為木果言其實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地亦坤之體而母坤之道也布則能散而釜則能容也无成而代有終故為吝嗇含弘光大則无不均也子母牛順之至也大輿載之廣也黄裳元吉則文在其中品物咸亨則衆之象也以其持載故為柄而黑則其色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黄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雷與龍取其動也玄黃陰陽之雜色也大塗則言其
行而長子則其體也決躁者性也蒼筤竹萑葦稼之
反生皆物之蕃鮮者也馬之善鳴馵足作足的顙皆馬之
能行者也究其極則剛健之卦也為旉未詳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
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
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柔而達木也順而入風也長女其體也繩直與工木

之所資也白其色也曰高與長木之材也進退不果
陰柔之性也臭入也寡髮廣顙白眼躁人之象也究
其極則陰而躁之卦也近利市三倍未詳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
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
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
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者坎之本體而溝瀆者水之所容也隱伏言其險

也加憂心病耳痛人之在患難者也周流而勞血之象也赤其色也乾為大赤而坎乾之變也月水之精也堅多心剛在内也餘皆未詳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火與日與電皆以其明也中女其本體也乾卦科上槁言其燥也餘皆未詳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者艮之體而徑路則山徑之蹊也小石者山之石也門闕止之象而果蓏之實則陽在上也餘皆未詳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所以說物而少女則其本體也巫所以求說於鬼神而口舌所以求說于人也性柔則易以毀折而附

于陽則必決也剛鹵近澤之地而妄則少女之類也

陰而很故為羊

此章多未詳不可強通要之皆立象盡意之義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

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

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聖人于序卦規畫布置先後次第亦可謂曲盡其妙矣而韓康伯乃謂序卦非易之藴嗚呼是徒知以淺近議聖人而不知其大焉者也夫聖人之于易其所以為是先後之次初豈以私意而強合之哉天下有自然之理易因之以為自然之序有此則必有彼有其一則必有其二生生而不窮者此至理之妙而聖人得之以為畫卦之原者也夫易之有六十四卦是猶天地之有四時寒暑也天地造化之運熙然為春

而夏繼之淒然為秋而冬繼之窮則必反往則必復
莫不有其序焉令謂寒暑之相繼為非天地之妙用
固不可也而謂卦之先後為非大易之蘊其可乎哉
且以其分上下經觀之則其他次序可以類推矣上
經始于乾坤而終于坎離下經始于咸恒而終于既
濟未濟蓋乾坤為父母之道咸恒為男女之別父母
者男女之所從生男女者夫婦之所攸正此二篇之
所以始也坎離為水火之性而既濟未濟則水火之

交與不交也乾坤退藏而不用而付正性于坎離故水火相交則為既濟水火不交則為未濟此二篇之所以終也上經言其體下經言其用上經言天道以明人事之常下經言人事以推天理之妙聖人于始終之際其用意亦精微矣自是推之則夫六十四卦之相次或相生而相承或相反而相繼或相因而相為用其言雖顯而其旨則微其迹雖粗而其義則精是皆天地萬物自然之至理而孰謂其為非易之蘊

也哉伊川謂韓氏之言不合乎道其知之矣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他卦非无剛柔而獨稱乾坤者剛柔之極焉者也相親則樂相戰則憂以我臨物曰與以物觀我曰求然二卦亦互有與求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

見險而不進故磐桓利貞而不失其居

蒙雜而著

其始雖雜其終必著蓬生麻中不扶而自直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自泰來盛極而始衰以其損下也益自否來衰極而始盛以其益下也或曰損為益之始益為損之始

大畜時也

天下之至難畜者莫若乾而有以畜之者適其時也

无妄災也

災自外至故无妄
萃聚而升不來也
易以往為進來為退升而不已往而不反也
謙輕而豫怠也
謙則自處也輕豫則其為志也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无色者衆色之所聚也故曰白受采
兊見而巽伏也

兊陰在外為見巽陰在內為伏亦曰兊以説而見巽以入而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通而不竭困隨所遇而安

咸速也恒久也

咸以速為用恒以久為用无心而相感故速日新而无窮故久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相踈爲外相親爲內

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天地相反爲泰相順爲否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豐大之世易于滿盈故多事物无與親故爲旅

離上而坎下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小畜寡也

畜之小故其及物也寡

履不處也

履以踐履為義故不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

本末俱弱有顛之義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小人道消未至于極小人道憂則亡无日矣此夬之所以爲決也自姤以前卦皆取其反對自姤而下則雜而言之意者聖人傳易撮其要綱而言之未盡者乎

謄録監生臣程廷璋
謄録監生臣劉　堦